

O·G·罗德著

# 微笑的将军

---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商务印书馆

# 微笑的将军

##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O. G. 罗德 著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译组译

汪 暄 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O. G. Roeder  
THE SMILING GENERAL  
PRESIDENT SOEHARTO OF INDONESIA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70  
Gunung Agung Ltd.  
Djakarta

内部发行

微笑的将军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O. G. 罗德 著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译组译  
汪暄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6 1/2 印张 129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统一书号: 3017·228 定价: 0.52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传记，记述了苏哈托的出身、个人经历、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以及苏哈托发动的政变等等，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书中把苏哈托描绘成一个温文尔雅、沉静寡言、颇有修养的“微笑的将军”，而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却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污蔑，特别是诽谤和丑化前总统苏加诺，甚至还攻击苏加诺总统时期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作者在记述苏哈托的身世时，说他是没有田地的“农民之子”；而雅加达的一家杂志《波普》于197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苏哈托是“日惹宫庭一名亲王之子”，与副总统日惹的苏丹·哈孟库·布沃诺有亲戚关系。

本书作者O.G.罗德是一个长期跻身于印尼上层社会的外国记者，其国籍不详。他还编纂过一部《印度尼西亚人名录》，收录了介绍印尼上层人士的条目一千多条。

原书于1969年由印尼库农·阿龚出版社出版，在日本东京印刷，除英文版外，还有印尼文版和日文版。1970年修订发行第二版。1974年作者再次作了修订，并把书名改为《农民之子》(英文版)和《乡村子弟——苏哈托总统传记》(印尼文版)作为第三版广泛发行。

本书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译组根据第二版翻译，汪  
暄同志校订。

# 目 录

|                     |     |
|---------------------|-----|
| 绪言——关于个人崇拜.....     | 1   |
| 第一部分 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     |     |
| 一、10月1日 .....       | 6   |
| 二、在哈利姆空军基地的迷雾中..... | 16  |
| 三、只是大海中的小浪吗? .....  | 22  |
| 四、一场拖长了的傀儡戏.....    | 30  |
| 五、三月这一关.....        | 41  |
| 六、宪法的道路.....        | 50  |
| 七、神经战.....          | 56  |
| 八、逐步结束双重领导.....     | 63  |
| 九、代理总统的诞生.....      | 71  |
| 第二部分 从平民到军人         |     |
| 十、农民之子.....         | 78  |
| 十一、童年和求学时代.....     | 86  |
| 十二、从中士到中队长.....     | 94  |
| 十三、独立战士.....        | 100 |
| 十四、卷入政治.....        | 106 |
| 十五、和平的插曲——结婚.....   | 112 |
| 十六、游击战士.....        | 119 |
| 十七、战后的任务.....       | 125 |

|                      |     |
|----------------------|-----|
| 十八、一位有成就的军人陷于失望..... | 132 |
| 第三部分 国家元首            |     |
| 十九、一场灵活的革命的余波.....   | 141 |
| 二十、正式总统.....         | 149 |
| 二十一、领导问题.....        | 156 |
| 二十二、经济恶梦.....        | 168 |
| 二十三、积极的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 176 |
| 二十四、沉重的担子.....       | 184 |

# 绪 言

## ——关于个人崇拜

屋子的一边摆着一个方玻璃鱼缸，养着珍奇的热带鱼。<sup>1</sup>一个小小的喷水池给这座有凉台的平房带来了凉意和宁静，这里是雅加达近郊门滕区珍达纳街八号。一进门我就看到两眼睁得大大的两只标本蛙，接着我又看见一只威风凛凛的苏门答腊虎没有表情的双眼。

荷兰时钟敲了七响，苏哈托——陆军将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最高统治者——走进来。这位身材结实的将军穿着一套洁白的便服，乌黑的头发呈波浪形，棕褐色的眼睛闪现着警惕的光芒，脸上带着不露声色的、使外国外交官无法捉摸的独特的微笑。将军请客人坐下，飧以芳香的爪哇茶，自己点燃了一支雪茄。

可以听到苏哈托的孩子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讲话。屋外传来卫兵们压低了嗓门的谈笑声。远处，卖面条的小贩在沿街叫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了。主人没有催促客人开始交谈的表示。

我清清喉咙，迟疑了一会，然后说明我希望为这个超过一亿一千万人口的國家的首脑写一部传记，介绍一位实际上还不为人所熟悉的总统。由于想不出其他开场白，我向他道歉



说,最近我在一份杂志上发表的报道中,把他的生日搞错了。这时候,总统秘书苏第诺上校自告奋勇地帮了我的忙,他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两个部在个人简历表上把这个日期搞错了,这是他们的责任。他还说,每年2月20日苏哈托夫人因<sup>2</sup>为过早地接到外国使馆、甚至那些误信这个日期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送来祝贺她丈夫生日的鲜花而感到十分诧异。

苏哈托将军呷着茶,津津有味地吸着雪茄,总是面带笑容。那搞错的生日使他更乐了。一会儿,他一本正经地说,为了提前达到参军所规定的年龄,有必要把生日改一下嘛。

苏哈托将军对于提出替他写传记所采取的立场是:既不明确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但他极力反对出版任何可能引起个人崇拜的书籍。他缓慢地但清晰地说了这些话,既不含糊,也没有伪装的谦逊。双方进行了典型的印度尼西亚式的协商,使大家都体面地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考虑到苏哈托将军非常重视现实主义和实际效果,我就提出一个看法:让一位曾在这个国家住过几年,而且大家也知道他有那些弱点的传记作者来写书,总比那种在印度尼西亚饭店住上三天就发表一部整三卷本《印度尼西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匆匆过客来写要好一点吧。将军凝视着他的雪茄,倾听着另一个论点:国内外想了解这位陌生的总统的迫切要求,最终可能会导致出版一部歪曲事实的传记。最后,他同意了。

第一次访问后,我又去了好几次,每次访问都是在苏哈托总统这座朴素的房屋中进行的,或者由我事先提出书面问题,他用录音带把答案录下来。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有关他的名字的正确拼法,到底是 Suharto 还是 Soeharto? 按读音规则,两

种拼法都有〔u〕（乌）的音。尽管最近二十年多数印度尼西亚词汇中的字母“oe”都由“u”代替，但因总统把他的名字写成 Soeharto，这本书也就用这种拼法。（在一次访问中，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总统用他独特的风度微笑着回避了这个一再提出的问题，他说：“好吧，我就写个 S，加个省略符号，然后再写 harto。”）——根本不存在总统的教名问题，正如许多印度尼西亚人一样，苏哈托只有一个名字。

向社会公众介绍苏哈托将军，不仅需要他的传记材料，同时也要突出说明这个国家当前的问题。他的一生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一部分。因此，对田野间的普通农舍、指挥中心和 3 宫庭，都要去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书面材料和访问记几乎都是来自印度尼西亚人的原始资料。

苏哈托并不是凭着一股拯救国家和人类的炽热激情而上升到国家最高地位的。他并非从小就迷恋于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也没有提出或创建一整套学说思想。我们并不低估苏哈托的个性和天赋才干，但他上升到领导地位主要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他的行动主要是对下列这些事实所起的反应：穷苦的童年；统治印度尼西亚国土的殖民主义最后几年的影响；日本人的占领；宣布独立之后，殖民者想重建一种开明的新殖民主义的企图；印度尼西亚建设的失败；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压力，这种压力在 1965 年 9 月 30 日的叛乱行动中达到了顶点；叛乱后在各个行动阵线领导下的激动群众的造反。这一系列的反应必然把苏哈托与各种政治和经济事务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将他的性格与其前任苏加诺对比一下，就可以对他的为人有更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谈不上全面叙述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的历史。读者顶多只能希望这部传记著作对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作出一点点贡献，而印度尼西亚历史是象镶在赤道上的一串绿宝石般的美丽群岛一样绚烂多彩。

# 第一部分

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

## 一、10月1日

7 1965年10月1日以前，苏哈托的名字对于世界、对于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来说，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就在这一天，一个不知名的印度尼西亚军人的一生，在几个小时内，从默默无闻一下变成举世闻名。

这个中爪哇贫苦农民的孩子是个颇有成就的职业军人。但他并非生来就注定要当国家的最高领导。就担负重任的必需条件来说，他比不上这个国家的其他许多人物，难道这是命运的安排吗？怀疑派可能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偶然事件的结果。其他政治分析家则强调主要应该考虑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和历史的动力。所有的解释可能都是错误的，但没有任何客观的评论家敢说苏哈托是靠武力威胁或靠预先策划好的谋略来夺取权力的。

\*

\*

\*

前总统苏加诺在最后几年里不断地鼓动这个国家。从童年开始，苏加诺就怀有拯救国家、反抗殖民主义以及为人类创造空前伟大理想的理想。虽然后来奴颜婢膝的吹鼓手对他过分吹捧，但他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中，在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上升到掌握近乎绝对的权力并非偶然。作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一个在内政外交事务中的巧妙高明的战术家，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人物，苏

加诺在 1959 年能够有效地实行他的有领导的民主和有领导的经济制度,在以后几年中,他改善了这个制度。他的领导技 8 巧以“纳沙贡”概念为基础,“纳沙贡”即民族主义者、宗教集团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这个概念在 1926 年便已形成,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对一个渴望权势的领袖来说,它对权力均衡政策是极为有用的。

尽管那时所有的政治集团<sup>①</sup>和军队(主要出于策略上的原因)对“纳沙贡”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在六十年代初期,“纳沙贡”就已名存实亡:共产党人和左翼民族党人组成一个阵线,而武装部队——更确切地说是陆军——成立一个对立的阵线,这个阵线还得到宗教集团分子和右翼民族党人的支持。苏加诺利用陆军和共产党人这两个社会上最强大阵线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一种从许多来源凑合起来的十分动人的“庸俗社会主义”——一种会使任何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感到震惊的学说。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力图制造雅加达—北京轴心,这个政策不仅遭到反共力量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那些“传统”的反华群众的反对。

苏加诺认为紧张局势是历史辩证发展过程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到决定命运的 1965 年为止,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印度尼西亚情况非常紧张;共产党人在国家和社会的许多部门中的影响不断增长;许多省份不断发生的几乎是公开的冲突都被称为“革命锻炼”。当时担任

---

① 反对苏加诺日益加强独裁统治的最后几个反对派组织,即穆斯林的马斯友美党、民主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民主同盟,都被《1960 年总统法令》所禁止。“为了国家统一”,当时其他政党和军队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法令。

民族阵线副秘书长的著名共产党领袖安瓦尔·萨努西曾用隐晦的语言描述当时的形势：“祖国现在充满生机……。”

苏哈托当时是印度尼西亚陆军少将，任印度尼西亚陆军  
9 战略司令部司令。他对印度尼西亚形势的发展，对苏加诺日益加强亲共政策和与北京的战友关系，一直感到不快。他甚至考虑出于不得已而辞掉军职，因为他担心被卷入那些不符合一个正直职业军人思想方法的不正常的政治斗争。苏哈托希望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他一度接受了一般化的、不承担义务的“纳沙贡”概念，但他反对分裂人民和分裂武装力量成为几个派别，反对政治集团日益增多的干预和共产党人的渗透活动。

紧张局势终于爆发了。1965年10月1日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的行动日期<sup>①</sup>。他们在“九·三〇运动”中联合起来。同谋的军官把军队调到首都，共产党的志愿人员接受了训练。他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首先采取的行动是“清除那些正在策划发动事变的反动将领”。显然，苏加诺总统事先没有得到详细的报告，叛乱者希望突击成功后再谋求他最后的同意。只是过了几年以后，从参与这次叛乱的军官的审讯中，才透露出苏加诺于1965年9月28日命令他的扎克拉比拉哇警卫营的营长逮捕那些顽固的陆军领导人。这些命令没有执行，到底是由于扎克拉比拉哇警卫营营长迟疑不决，还是因为那些陆军领导人在1965年9月30日

---

<sup>①</sup> 原文D-day，系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6月6日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日期，现译为行动日期。——译者

晚至 10 月 1 日就被杀害了，至今还不清楚。

\*

\*

\*

1965 年 10 月 1 日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事前没有什么征兆。前一天夜里，星星不停地闪烁着，街道上人们在休息乘凉。有权势的国家元首、终身总统、伟大的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人民协商会议的受命者苏加诺，正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的印度尼西亚技术人员协商会议上发表充满气愤的演说。总统愤怒的声音冲破了寂静的夜晚，这个从沙璜到马老奇的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到处在播送着总统的演说，10 群众收听时就象在旱季的闷热天听到霹雳一样。

从 9 月 30 日夜晚到 10 月 1 日凌晨的这段时间内，苏哈托既没有参加体育馆的大会，也没有在收音机或电视机旁。那天晚上，他到哪里去了呢？关于这一点后来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推测。其中最绘声绘影的说法是，苏哈托在他亲信的巫师<sup>①</sup>的紧急忠告下，那天晚上到“河水汇合的地方做礼拜”了。据说，巫师曾告诉苏哈托将军，凌晨两点钟以前，不要回家。如果是这样，他就会遭殃了，因为大约在凌晨四点钟，正是“九·三〇运动”执刑队劫持和杀害印度尼西亚陆军将领的时候。

根据另一种说法是，“接近苏哈托将军的人士”说，那天晚上他接受一个占卜预言者的忠告，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过夜。所以他带了儿子到“河水滚滚流入大海的地方”去钓鱼。但当作者请最知情的苏哈托将军自己澄清时，他的说法并没有什

---

① 印度尼西亚有好几种巫师：有些专门从事肉体上或心理上治疗病人；有些对现在或将来的问题给人以神示；还有些专门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巫师实际上就是巫医，要不然他们就是拥有魔力的术士。一个巫师通常是通晓以上几种巫术的。



么传奇式的内容：“9月30日晚上，我实际上是到陆军医院去看望生病的幼子。所有其他传说只不过是虚构。大约在午夜时，我离开医院，径直回家睡觉。”

苏哈托是一个真正的爪哇人，他和大多数同乡一样，同神秘主义和唯灵主义有密切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没有一个爪哇人愿意和唯理论的西方人详细谈论这类事情。他们尤其不愿意谈论现代社会中巫师和教士的影响，这些宗教术士可以一般地指纯粹的巫师、巫医或占卜预言者，甚至可以指非常老练的传授神示的巫师。苏哈托当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是在中爪哇社会传统教养中成长的，而中爪哇社会受到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各种宗教思想，诸如印度教、佛教、甚至普遍流行的神秘主义信仰（有的还发源于远古年代）的影响。沉思和冥想被认为是寻求启发和智行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苏哈托将军接受神示，就象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方面接受意见一样。但最终如何行事完全由他本人单独决定。就是在他手持祖传宝物（如矛）的仪式上，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遵循传统习俗与迷信行为之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 \* \*

实际上，苏哈托在哈夷·阿古斯·沙林街九十八号的那幢朴素的住宅里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迹象。10月1日凌晨，周围一切都是寂静的。偶尔有些三轮车夫懒洋洋地踩着三轮车经过。没有吉普车的嘈音，没有不寻常的活动，没有执刑队来劫持这位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司令，他不象那六位高级将领一样遇难。后来问起这件事时，苏哈托将军冷淡地说，他不在被绑架的名单之中，“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可以留到以后